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栁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龎兆樾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帝王

歷代帝王為理一道　　納諫一道

去諂佞一道　　睦親一道

養老一道　　御功臣之術一道

辨興亡之由一道　　王澤流人心感一道

君不行臣事一道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一道

歷代帝王為理見四百八　吳師道

納諫上封章廣視聽　白居易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啓沃之路乆矣而謇諤者未盡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下之心智為我思謀政之壅蔽者決於中令之滅絶者通於外上無遺德下無隱情何為何方得至於此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歴代君臣有賢有否至

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或若集作君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上得下失豈可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自此至卷終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九篇其問荅皆白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外不能

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廷之間不能知也而況四
海之大萬幾之重（集作萬樞之繁）者乎聖人知其然故立諫諍
諷議之官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佐聰明
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
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
新矣是以古之聖王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
骨然後良驥可得至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嘉謀可得
聞也苟臣管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行之苟臣愚

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謇諤之臣得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病如懸之於集作握中矣納其謇諤則朝廷之得失如措諸掌内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則無不聰也用天下之目視之則無不明也用天下之心思謀之則無不聖神也聖神啓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塞之有耶何滅絶之有耶臣又嘗

觀歷代之人君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者有能有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勤懇懇勸從諫戒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君雖有得未有拒諫而理者也況其有失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況其有得乎勤懇勸戒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鑑之

去諂佞從讜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迭用焉然則理代豈遂無愚邪者耶將有而不任耶亂代豈遂無賢

正者耶將有而不用耶思決所疑其徵何驗（集作可徵其驗）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亂從諫興從佞亡也而取舍之際紛然自迷故誅放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使衰亡危亂歷代相仍（集作望）豈臣之邪正惑其心乎將巳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有其故

對

對臣聞昏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則愚者退

矣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猶晝夜相代寒暑相推必然之理也然則興盛之代非無小人小人之道消不能見而為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君子之道消不能出而為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用之所以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所以理天下易於覆掌也用舍興亡之驗唯明主能察焉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邪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猶前車覆而後車不誡者何也

蓋常人之情悅其從命遜志者惡其違已守道者又君子難進而易退況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退況悅之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而疎其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恩易下及疎則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日親動則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鯁者日疎言則犯龍鱗而必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傾斯所以變盛為衰轉安為危者矣是以明王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已引而進之知小人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讜言之

為良藥也雖逆於耳恕而容之知佞言之為美疢也雖遜於心忍而絕之故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為盛轉危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効唯明主能鑒焉

問睦親選左用

對

對臣聞南面而理天下自人道始也人道之始始於親親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平百姓文王之教也刑寡妻

而御邦家斯可謂教之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恵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踈自近及逺者也然則置其師傅開之以教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政或出為牧守或入為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官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棣華之詠協於内麟趾之風著於外所謂枝葉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國自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也盖先王所

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敷五教而協萬邦者由此道素行故也

問養老在使之壽富貴

對

對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之心集作善養者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也蓋能為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樹畜養之産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為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而時

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為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為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問御功臣之術

對

對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限之以爵則無厭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忌之心起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

也恩榮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念功之道全或恐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惟陛下察之

辨興亡之由由善惡之積

問萬姓親怨之由百王興亡之漸將獨繫於人乎抑亦繫於君乎

對

對臣觀前代邦之興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

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天地不能頓為寒暑必漸於春秋人君不能頓為興亡必漸於善惡善不積不能勃然而興惡不積不能忽焉而亡善與惡始繫於君也興與亡終繫於人也何則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歸之歸之又歸之則載舟之水由是積焉君苟有不善二字集作惡人亦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則覆舟之水由是積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聖人知其

然故法上天不息之道以脩已法下地不動之德以安人脩已者慎於中也慄然如履薄氷安人者敬其下也凜然如馭朽索猶懼其末也加以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憂樂同於人敬慎著於已如是而不興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以来未之有也臣愚以為百王興亡之漸在於此矣

問王澤流人心感（在恕已及物）

對

夫欲使王澤旁流人心大感則在陛下恕已及物而已夫恕已及物者無他以心度心以身觀身推其所為以及天下者也故已欲安則念人之重擾也已欲壽則念人之嘉生也已欲逸則念人之憚勞也已欲富則念人之惡貧也已欲溫飽則念人之凍餒也已欲聲色則念人之怨曠也今陛下念其重擾則煩暴之吏退矣念其嘉生則苛酷之吏黜矣念其憚勞則土木之役息矣念其惡貧則服御之費省矣念其凍餒則布帛禾麥之稅

輕矣念其怨曠則妓樂嬪嬙之數減矣推而廣之念一知十蓋聖人之道也始則恕已以及人終則念人而反已故恕之又恕之念之又念之則澤不得不流矣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不得不感矣澤流心感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

問君不行臣事委任宰相

對

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事亂專與亂其弊一也然

則臣道者百職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寸所能盡也故王者但操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乎分務於羣司各令督責考課受成於宰相不以勞倦自嬰然後謹殿最而賞罰焉審幽明而黜陟焉則萬樞之要畢矣故失君道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慮而彞倫未必叙也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績未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終非其宜勞而無功故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而行之卿大夫之職也故陳平不知錢穀丙吉

不問死傷者此有司之職非宰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職況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事乎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人柄羣職由之而理亂庶政由之而弛張君之心膂待宰相而啓沃君之耳目待宰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無其人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罷疑則勿用用則勿疎然後能訢合其心馴致其道盖先王所以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問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今欲轉勞為逸用富易貧究困之由矯其失於既往求安之術致其利於將來審而行之以康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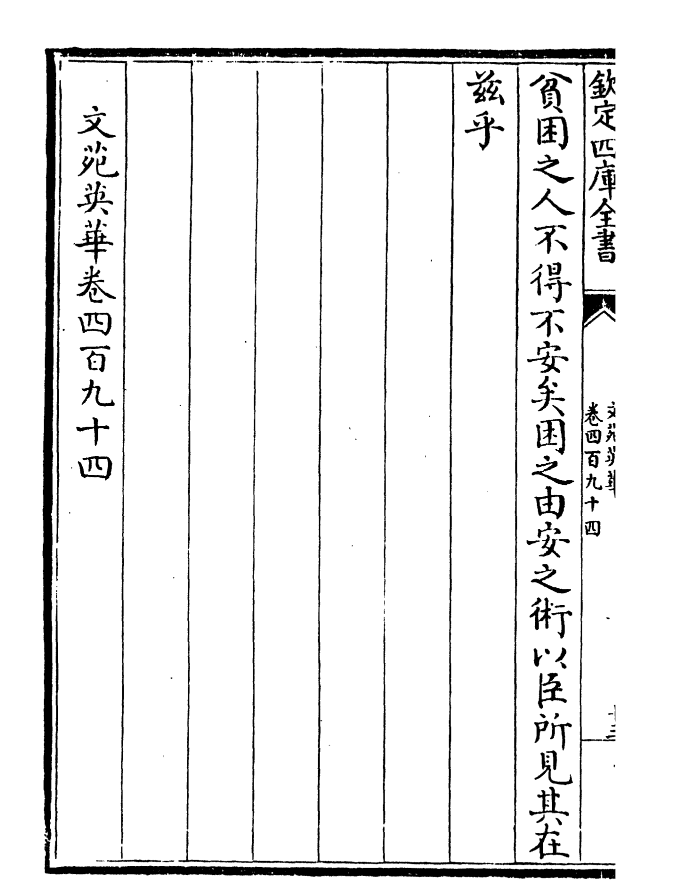
對

對臣聞近古以來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術臣雖狂瞽然粗知之臣

竊觀前代人庶之貧困者由官吏之縱欲也官吏之縱欲者由君上之不能節儉也何則天下之人億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億兆之人奉其一君則君之居處雖極土木之工殫金玉之飾君之衣食雖窮海陸之珍處文彩之華君之耳目雖惱鄭衛之音厭燕趙之色君之心體雖倦畋漁之樂疲轍跡之遊猶未至擾於人傷於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則一縱一放而弊及於人者又何哉蓋以君之命行於左右左右頒於方鎮方鎮

布於州牧州牧達於縣宰縣宰達於鄉吏鄉吏傳於村胥然後至於人焉自君至人等級若是所求既衆所費滋多則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君好則臣為上行則下效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暴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於人人亦何堪其弊此又為害十倍於前也夫如是則君之躁靜為人勞逸之本

君之奢儉爲人貧富之源故一節其情而下有以獲其
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則天下之心
同其喜一違善道則天下之心共其憂蓋百姓之殃不
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靜奢儉
而已矣是以聖王之脩身化下也宮室有制服食有度
聲色有節畋遊有時不徇已情不窮已欲不殫人力不
耗人財夫然故誠發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達乎
天下以此禁吏則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則



貧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術以臣所見其在茲乎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四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任官

議庶官遷次遲速一道　革吏部之弊一道

牧宰考課一道　使百職脩皇綱振一道

議封建論郡縣一道　使官吏清廉一道

省官併俸減使職一道　議百司食利錢一道

議職田一道　審官一道

大官乏人一道　　使臣盡忠人愛上一道

議庶官遷次遲速　　白居易

問先王建官升降有制遷次有恒此經久之道也或云賞善罰惡者不踰時月又曰為官吏者可長子孫豈今古之制殊乎不然何遲速之異如此乎今欲速遷而勸善恐誘躁求之心令久次而望功慮興滯用之歎疾徐之制何以為中

此卷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一十二篇其問答皆白居易擬作

對

臣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雖聖賢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雖善惡難知不過九載必自著也由此而論為官吏者不可速遷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遷則政未立績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馴致之化廢矣若過九載而不轉則明不陟幽不黜而勸善之法缺懲惡之典隳矣大凡内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則最與天子共理者莫先于二千

石乎臣竊見比來諸州刺史有未兩考而遷者豈為善（集作成）政之速於聖賢邪將有司考察之不精邪不然何遷之遽也又有踰一紀而不轉者豈善惡未著莫得而知邪將有司遺忘而不舉邪不然何轉之遲也臣伏見
順宗皇帝詔曰凡內外之職四考遞遷斯實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猶以為吏能有聞者既以四考遷之政術無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將欲循其名辨其實則在
陛下奬糾察之吏督考課之官使別其否臧明知黑白

仍命曰雖久次者不得踰於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王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試垂意而察焉

革吏部之弊

問吏部之弊為日久矣今吏多於員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安在姦僞日起其計何生馳騖日滋其風何自欲使吏與員而相得名與實而相符趨競巧濫之弊消公平政理之道長姸媸者不能欺於藻鏡錙銖者不敢

冒於銓衡豈無良謀以救其弊

對

對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時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請備而言之臣聞古者計户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筮仕者衆冒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争求日進（集作至）奸濫日生斯乃為弊之一端也臣又

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用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已上歲盈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按資署官猶懼不給則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寖而成弊真偽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師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

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閒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羣(集作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得失相懸豈不遠矣臣以為艾煩剗弊莫尚於斯

牧宰考課(議殿最未精又政不由己)

問今者勤恤黎元之隱精求牧宰之才亦既得人使之

為政何以撫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恤之心豈才未稱官將人不求理備陳其故以革其非

對

臣聞王者之設庶官無非共理者也然則庶官之理同歸而牧宰之用為急蓋以邦之賦役由之而後均上之風化由之而後行人之性命繫焉國之安危屬焉故與夫庶官之寄輕重不可齊致也臣伏見陛下勤恤黎元

之心至矣慎擇牧宰之旨深矣然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稱陛下慎擇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稱官以臣所窺粗知其由矣臣聞古之賢者為善不待勸也何哉性不忍為惡耳愚者為不善雖勸而不遷也何哉性不能為善耳賢愚之間謂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勸之則遷於善舍之則陷於惡故曰懲勸之廢也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懲勸之行也引中人而納諸君子之塗是勸沮之道不可一日無也

況天下之牧宰中人者多去惡遷善皆待勸沮伏見當今殿最之法具備黜陟之令甚明然則就備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則臧否同貫未甚行則善惡齊驅雖有和璞之真不能識也雖有齊竽之濫何由知之如此則豈獨利淫亦將失善善尚未勸淫或未懲欲副陛下勤恤之心稱陛下慎擇之旨或恐難矣臣又請以古事驗之臣聞唐虞之際也敷求俊乂而四凶見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則知

雖至明也尚或迷真偽之徒雖至聖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張則變曲為直如蓬生於麻也其法弛則變香為臭似蘭化為艾也且聖人之為理豈盡得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將在乎秉其樞操其要刻邪為正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非他懲勸之所致也則考課之法其可輕乎臣又見當今牧宰之內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致者又有其由臣

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化也今縣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況又力役之限賦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為求不以人之貧富為度以上之緩急為節不以下之勞逸為程縣畏於州州畏於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黄卓魯復生於

今日亦不能為理矣

問使百職脩皇綱振在乎革慎默之俗

對

夫百職不脩萬事不舉皇綱弛而不振頽俗蕩而不還者由乎君子讜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長也臣伏見近代以來時議者率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而

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致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慎默之俗一至於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蔵而長太息也豈直如此而已哉葢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舉政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善者

勸惡者懲百職脩萬事舉不可得也然臣以為歷代之頹俗非國朝不能革也國朝之皇綱非陛下不能振也振革之術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惟利是務若利出於慎默則慎默之風大起若利出於讜直則讜直之風大行亦猶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物而物自歸之者無他温凉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統天下以至明御羣臣使情偽無所逃言行無所隱有若讜直強毅舉正彈違者引而進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剛茹柔

者推而逺之使此有利彼無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謂俾人日徙善逺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則百職脩萬事舉皇綱振頽俗移太平之風由斯而致矣

議封建論郡縣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僣亂何則為制不同同歸於弊也故自古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開國恐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慮乖稽古之議考其要旨

其誰可從

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黄唐郡縣之規始於秦漢或沿或革以至國朝今欲子兆人家四海建不拔之業垂無疆之休大鑑興亡從長而用無論古今擇善而行侯將守而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于策當舉行之

對

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之要歸于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其獘也諸侯擅征伐陪臣

執國命故蠶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之議繇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弊也萬人無定主九族為匹夫故魚爛土崩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冏士衡之論繇是作焉又曰漢氏侯功臣王同姓其失也爵號太尊土宇太廣故鴟張豕骸以至於悖亂也而晁錯主父之計由是行焉然則秦懲周之弊也既以孤立而易亡漢鑒秦之亡也亦以矯枉而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此焉以臣所觀竊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聞

王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垂無疆之休建不朽之業者在乎操理柄立人防導化源固邦本而已矣是故刑行德立近悅遠安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為臣妾況海內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若法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于上人心叛于下如此則九族為讎敵況天下乎雖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為周之衰滅者上失其道天厭其德非惟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惟郡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

而失教立不選賢非獨強大之故也由是觀之茍固其本蕖其源雖郡與縣俱可理而安矣茍踰其防失其柄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陛下慮遠憂近鑒古觀今以敦睦親族為先不以封王為急以憂（集作優）勤勞逸為念不以建侯為私（集作思）以尊賢寵德為心不以開國為意以安撫黎元為事不以廢郡為謀則無疆之休不拔之業在於此矣況國家之制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議非臣敢知

問官吏清廉在均其禄厚其俸

對

臣聞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矣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況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況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禄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

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長侵尅不已也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蹈白刃冐水火而求私利也况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吏而望吏之不日侵於其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

輕禁天下官長侵尅使天下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以恥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為非者百無一二矣集作也

問省官併俸減使職

對

臣聞古者因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衆寡祿之厚薄必稱賦入之多少俾乎官足以理人人足以奉吏吏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

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荐臻户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禄而厚之故官省則事簡事簡則人安禄厚則吏清吏清則俗阜而天下所由理也然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禄則飾詐而不廉矣知厚其禄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能選其能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来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弊勞而加俸

一加而無減致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禄秩使多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事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之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捄之

問議百司食利錢

對

臣伏見百司食利利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日徵而

倍息無已然則舉之者無非貧戶徵之者率是逺年故私財竭於倍稱相非集作官課積為逋債至使公食有闕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患其不均況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曷若謂之曰征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衆乎今者日計其費歲會其用舉為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税以分徵使萬人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故均之於衆則貧戶無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矣公私交便其在兹乎

問議百官職田

對

臣伏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內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户租而數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而廪禄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不必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國朝舊典因品而授地計田而出

租故地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其田之肥磽如此則沃瘠齊而戸租均等列辨而祿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誠能申明而舉行之則前弊必自革矣

審官量才受職則政成事舉

問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將欲正之其失安在

對

臣聞夫官既備而事未舉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與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任則其政立枉其能則其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乎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才雖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如此則官雖備才雖倍無益於理矣故曰任小能於大事者猶狸捕虎而刀伐木也屈長才於短用者猶驥

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以不相及豈不宜哉王者誠能量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俾操鑿枘者無圜方之謬備輪輳者適曲直之宜自然人盡其能職脩其要彞倫日序庶績日凝又何患乎事不舉而政未成哉

大官乏人由不慎選小官

問國家台衮之材臺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將欲救之其故安在

對

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材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秘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恒八九焉然則畿赤之吏不獨以府縣之用求之秘著之官不獨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責望者乃丞郎之椎輪公卿之濫觴也則選用之際宜得其人臣竊見近日秘著校正或以門地授畿赤簿尉惟以資序求未集作不商較其器能不研覆其才行至使頃年以来臺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闕不知所

求豈直集作唯乏賢誠亦廢事且以資序得者僅能叅其簿領以門地進者或未任於鉛黃臣恐台衮之才臺省之具十年以後稍乏其人又頃者有司懲趨競之流杜徼倖之路俾進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資考者不署畿官立而為文權以救弊蓋一時之制非可久之術今者有司難於掄材易於注擬因循勿改守以為常至使兩畿之中數縣之外雖資序皆當其任而名實莫得而闕故每臺省缺員曾莫議擬則守文之弊一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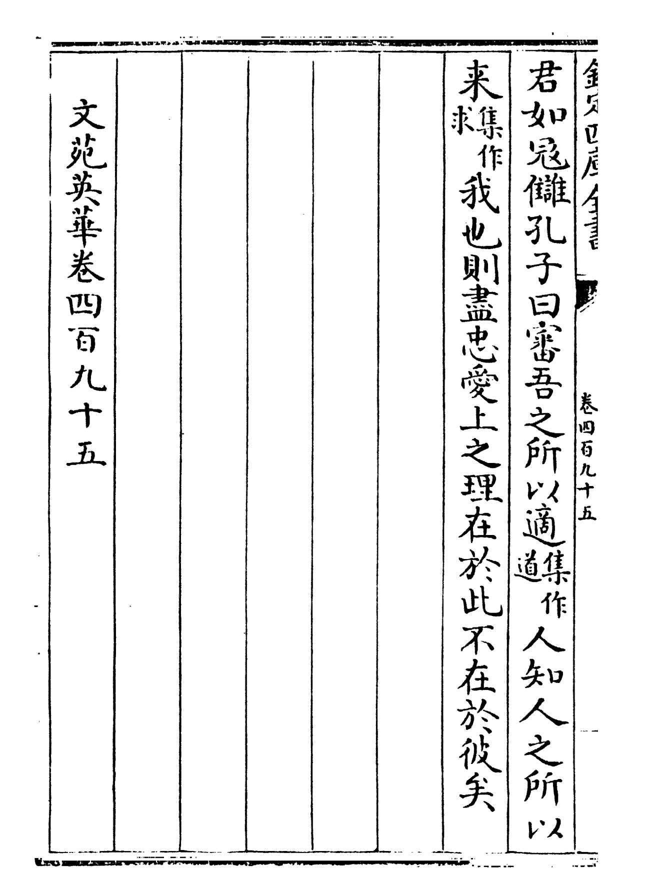
斯伏願思以後艱革其前失廣丞郎推輪之本疏公卿濫觴之源如此則良能之材必足用矣要劇之職不乏人矣

問使臣盡忠人愛上在乎明報施之道

對

夫欲使臣盡忠節人心愛上則在乎明報施之道也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謂也夫日月不復則晝夜不分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

善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道故臣致其君以德也三王使其臣以禮故其臣事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利故其臣奉君以貫道貫道者利則進不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之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樂君臣之道既阻於上則億兆之心不得不離於下也故曰君視臣如股肱則臣視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人如草芥則人視



君如冠雞孔子曰審吾之所以適(集作道)人知人之所以來(集作求)我也則盡忠愛上之理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政化

政理一道　政必成化必至一道

不勞而理一道　風化澆樸一道

致和平復雍熙一道　號令一道

達聰明致理化一道　決壅蔽一道

去盜賊一道　議赦一道　典章禁令一道

政理見四百八十三卷

題作賢良方正策　吳師道

政必成化必至在敬始慎終　白居易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册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垂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此卷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十篇其問荅皆居易擬作

對

對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

也淺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大小之應其由影響矣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形是以政之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其政敬其始慎其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淺深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當作政

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終而至也陛下誠而久之敬而終之八字集作誠能久而終之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不勞而理在順人心立教

問方今勤恤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鈌懲勸未行何則上古之君無為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為得至於此

對

對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王之為君也無常心

以天下之心為心五帝之為君也無常欲以百姓之欲為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號無聞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為而天下理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已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已心為心抑天下以

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為欲咈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
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欲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
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厲精纔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
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
賞雖厚而鮮勸此由舍人而從己是以勤多而功少也
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三五之心為心則政
教何憂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為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
政教洽則不毆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

化此由舍己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為心臣以為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也集作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風化澆樸由教不由時

問吡俗之理亂風俗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於集作在君臣又云澆樸之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

對

臣聞代之澆漓人之樸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時蓋政之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焉伏請以周秦已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室寖衰君臣陵替蠶食瓜割分為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曾未旋踵同歸覆亡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於文帝景帝勤始_{集作}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升平之美鄰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

聞之矣降及魏晉迄於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造集作建區夏未遑緝熈迨于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佐謀猷啓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國家君臣之道漸喪則當日甚一

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樸素之風薄於周秦之文而復厚於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漸澆訛不反質朴至今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言至矣故太宗嘉之臣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人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則稂莠

殖而秕稗生也故教化優深則廉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詭偽起而姦宄臻雖百穀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獘政嚴令繁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穰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致和平復雍熙在念今而思古也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

對

對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罷也則念省修葺之勞憂人財之易匱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人之有餒

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節聲樂之娛恐人之有怨曠也則念損嬪嫱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羲軒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伻唐虞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辜而恤人法殷湯之仁也則思祝網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内流化覩周之興也則思瘞枯骨

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聞房魏之讜議以致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嘉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化一作澤流行矣行之又行之則天下雍熙矣

號令令一則行推誠則化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王重之慎之然則號集無號字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令既下行集作而心猶未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

應導之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對

對臣聞王者發號施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矣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於萬姓漸於四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

易渙汗之義言號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旣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行暮止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遠則不一也急於賤寛於貴則不一也行於疎廢於親則不一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況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然則令旣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誠者也凡下之從上也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

制從上之所為也盖行諸己也誠則化諸人也速求諸己也至則感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也(集作矣)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日見而人不信也(集作矣)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為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人(集作心)顒顒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人

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集作浚）盖謂是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内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問達聰明致理化

對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明文思也舜之所以聖而理者明四目達四聰也盖古之理化皆由聰明出也自唐虞以降斯道寖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

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僞之俗不得不流於内外也國家承百王已獘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匭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匭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羣下之寃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溯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太和開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

来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匭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寃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作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修集作舉廢條事使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明惟新以初為常今其時矣時不可失惟陛下措而行之則堯舜之化一作風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奉

成式不必乎𦙃新規也

問決壅蔽（在不使人知所欲）

對

對臣聞國家之患患在於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由由生於君（集作壅蔽之生生於君）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略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髙飾諂諛之言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

幽好色寢人納豔妻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同歸於壅也集作矣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為下餌盖謂此矣然則明王非無欲也非無壅也盖有欲則節之有壅則决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决之又决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然者將在乎静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甘言則慮趙高之諛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顧豔色則慮褒氏

之女感於目矣嘗異味則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憲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參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問去盜賊 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對

對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

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其生使廉恥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效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人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科禁集作禁科雖嚴桴鼓未靜竊鬬時聞於道路穿窬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諭

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恥格舉其以（集作賢）德使國無幸人自然廉讓風行姦濫日息則重門罕闢於擊柝外户庶見於不扃者矣

問議赦

對

對臣謹案書曰眚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痤疽之砭（集作磏管子作礦）石也又諺曰一歲

再赦婦兒喑啞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為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為得也何者赦之為德大矣為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阼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為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為賊也故踐阼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疎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舍之要其在兹乎

典章禁令

問子大夫才膺問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覽焉（集無焉字）

對

對臣伏以令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令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今（集作昔）時者歟但在乎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

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為待陛下誠信以行之也（三字集作將之）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一作夜漁）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今以陛下上聖之資仁恵之力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

年而定陛下茍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行焉

集作待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七至五百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遹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龎兆懋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禮樂

議禮樂一道

議沿革禮樂一道

復樂一道

議祭祀一道

忠敬質文損益一道

刑法上

罷刑獄一道

用刑寛猛一道

刑法用舍二道　折獄一道

議禮樂　白居易

問禮樂之集作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其理其效何徵禮之崩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此卷禮樂門並於白居易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五篇其問荅皆居易擬作

對

臣聞序人倫安家國集作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上集作尚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

則禮者納人於别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别而不爭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惟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禮建集作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扆垂拱者三百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

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惟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消消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殄集作弭故禮稍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陛下慮其減消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兹乎

議沿革禮樂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沿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方今大制雖立至理未臻豈沿襲損益未適其時宜將文物聲名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本旨集作審至樂之情不和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勿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

對

對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揔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集作循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矣集作也苟可以和人心厚風俗是得

作樂之本情矣葢善沿禮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矣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為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已葢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況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舍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守列祖之制

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茍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為體以別疑防欲為用以玉帛俎豆為數以周旋裼襲為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為心以中和孝友為德以律度鏗鏘為飾以綴兆舒疾為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沿襲損益不同同歸于理矣

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革矣若舍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以為如何

對

對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本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矣伏覩(集作靚)時議者臣竊以為不然何者夫

器者所以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動而恐（集作動而怨）則雖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音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濩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不樂也故臣以為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在改其器易

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偽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蕢桴擊野壤聞之者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放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慼慼矣故臣以為諧人神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懽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

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

以裨教化而利生人乎（欲集作以）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禳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爲甞者失疏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爲何作可以救之

對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禋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祖考所以敎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萬人順百姓和此先王所以重祭

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盖先王因事神以醮集作而設教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備集作其牲牷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其黍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禮物集作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

節則謟黷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時非其度者則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不舍二者行於天下則人與鬼集作神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已以集作来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昧從王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斃亦宜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烝嘗不經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謹其

物則人厚生矣斯亦齊風俗和人神之大端也惟陛下
詳之

忠敬質文損益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為而不用三王
何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邪道有優劣邪又三代之際
損益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與相反
相異乎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
帝憲章三王質文忠敬大備於今而尚人鮮樸而忠俗

多利而巧欲救斯弊其道如何

對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無為無為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殷周相代有所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人野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敬本於地地

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之敎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僿救僿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集作盤）同根於冥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共成於歲功也三

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章三王典謨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若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名祚因中絶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未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猶利而巧伏惟陛下以繼周為已任以行夏為時宜

稍益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僿斟酌於教曲緯其人使贍其集無其字前而道繼三王顧於集無於字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大同之風不專美於上古矣

刑法上

罷刑獄北齊天保八年策秀才

問帝王之柄賞罰為首雖三代損益百代可知未有舍此二途而能弘風闡化聖賢為治咸出斯道明獄訟之來非關叔世孔子三日而誅少正卯太公下車而戮華

士康王誥疑作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明措刑由於用刑非去殺而刑清也然子產相鄭唯殺一人子文治兵刑遂無用伯禹引罪自歸武王見辜而泣雖政治不殊而理亦相反朕恭臨萬國祗御兆人視之如傷有同赤子未能以理代刑舍其律憲亦輕罰緩死漸就蠲除去凝脂之網收剌骨之怨臨麥秋而生惆悵望窮冬而載懷思使晝服象刑同唐虞之世罷獄息罪等成康之時循酷俱治宜有辨析誠有未遂想望其中

對

李德林

對遯聽風聲企踵文武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結繩而治無德之世有罪更甦殆是天愛昔人唯令設教神化仇一作末俗要須密網又豈淳風已降同往者之不追澆法自然遂確乎而不變然而成康之衆逮幽厲而為爕贏項之人至文景而刑措方知桀紂居羲昊之世亦比屋可誅勛華處桓靈之時即垂衣而治唯應宣尼去殺必期之以百年周人太平會資之以三世我國

家之殺龍斬蛇斷鼇獵雉牧羊驅鷄之法烹鮮放馬之功莫不因冥冥之心受蒼蒼之命十軒九舜千堯萬禹抑特揚擢俱何足稱至於約法憑威行師用武怨起後征之地哀切自犯之辜故上下千官遐邇兆庶風化之所導達政教之所抑揚皆肅肅然若嚴刑之在側矣但皐陶之類常閲黄沙定國之流恒持丹筆分陝有棠陰之德剖符致蒲鞭之美梁獄決疑不假陶朱之璧楚國以理無用莊生之金稍簡刑書漸行禮教使駃騠遠至

懸感仁心獬豸來儀不知所觸然後升東嶽而揖羣后望西方以謝聖人復何如也謹對

用刑寛猛

問獄市之寄自昔為難寛猛之宜當今不易緩則物情恣其詐急則姦人無所容曹相國所以殷勤路廷尉於焉太息韋弦折衷歴代未聞輕重淺深佇承嘉議

對　　上官儀

對攘袂九流披懷萬古覽七書一作玉籙之奥義覿金簡之

遺文覩皇王臨御之迹詳政術樞機之旨莫不則乾綱而張禮樂法霆震而置威刑縱使軒去鼎湖非無涿鹿之戮舜辭雷澤遂有崇山之誅自臯陶不嗣怨疑生長往甫侯設法徒有說於輕重子産鑄書竟無救於衰敗是知風淳俗厚草艾而可懲主僻時昏黥鑿而猶犯我君出震繼天承國一作圖宰化孕十堯而遐舉呑九舜而上征猶以為周書三典既疏遠而難從漢律九章已偏雜而無準方當採帚弦於往古施折衷於當今若能詔

彼刑章定金科之取舍徵其張趙平丹書之去留必使
楚國受金不為莊生所責長陵盗土必用張子之言謹
對

刑獄用舍

問玄默垂拱理歸上德法令滋彰事鍾澆季是以唐虞
畫象四罪而咸服姬夏訓刑三千而愈擾故知勝殘去
殺必在於弘仁反樸還淳不務於多辟一作不勝於羣惡方知
削兹三尺專循五禮幸陳用舍之宜以適當時之要

對

張昌齡

對兩儀亭育蓄嚴刑於積陰四氣平分降明罰於秋序是知觀象設教聖人所以勝殘因物造端懿后由其立辟故嬀川受命士師陳九德之歌瑳山載刑呂侯訓百鍰之典然則激揚神化鼓舞皇猷資粉澤而弘風俟德刑而振俗是故六轡在御飛龍之駕可期九罭不施奔鯨之害斯兆縱使業優卷領道邁橧巢齊飲啄於鷚居絶往来於犬吠猶未可長懸三禮永擯五刑削兹噬

嗑之科專行忠信之溥況今時推纂聖運屬升皇猷猶勞丹浦之誅尚漏青丘之罪伯夷典禮與猾夏而同科司寇祥刑共春官而聯事自可遠稽九代近命三驅釋刀鋸於凶慝休甲兵於原野然後施（疑作弛）威象闕展事天宗繼美媯皇追風火燧石渠未滅豈待（一作得）輙議寢刑中嶽既封自可專循大禮謹對

同前　郝連梵

對法星垂象列九霄而照燭習坎分爻疏六位而輝煥

故有皇王慎罰正俗以經時聖哲祥刑閑物而成務莫不克清函夏載穆黎元制天討之威嚴弘秋官之典憲舜遊嬀汭乃去四凶湯出鑣宮驟除三面然則質文異代興廢殊途徵禹會昌仁流於下泣獨夫受戮禍招於剖心自運往道消淳離朴散王風不競菀柳之刺斯聞后德方衰杞棘疑作梶之刺疑作制斯闕望夷招敗酷甚凝脂函谷生災冤多精氣雖復蕭何改創爰始九章温舒上言仍譏一失網漏吞舟之罪主苟持寛律加盈閣之

繫吏還舞智邈乎遺法允屬升平大唐執紀先天凝圖王氣化軼胥庭之上功超出疑驟之前掃氛祲於乾樞靜囂塵於地軸紫微君聖時乘光於得一黔首安生日用陶其吹萬皇帝上元統歷下武嗣徽道叶順風契黃神之罔象精通就日符赤運之文明於是職列英奇朝班俊乂載升降之節既著禮容臨甲乙之科方在政辟道無為以端拱思有罪而責躬念向隅之獨嚬乃納隍而軫慮曲詢管庫聚薦芻蕘誠宜妙簡平反旁求庶獄

渭橋驚馬必歸張季之言禁圍射兎勿與高柔之旨于公陰德委以廷尉之司盛吉深仁授以憲曹之任剖符寄劉寛之輩蒲鞭之教可追分陝趨召奭之儔棠陰之德斯在加以五詞咸備兩造兼持運静躁於常弦聽遅速於寛猛獬豸雖觸咎繇行其惠化蒼鷹輟號郅都息於煩苛自然圄犴空虛靡怨黄沙之罪鉗鈦安用無施白粲之刑則迹邁成康道逾文景不仁自遠無得而稱謹對

折獄之理

問大道未隱教而不誅比屋可封畫象無犯是知金科玉條不制淳厚之俗嚴刑峻法定施交喪之年皇家化軼無為德高邃古棄叢棘而去嘉石投丹筆以廢黄沙願言此道則防萌之術無寄茍違斯理則削觚之化闕如且齊國遺冠楚人封府肆眚之制無復前聞欲擯多幸之心便復作解之義用舍之要咸宜具舉若其法術之興非無首倡律令之起固有厥先何王絶鋸鑚之科

何帝易肌膚之痛方知折獄之理宜一作庶詳先代之規幸可縷陳故實無為毛舉而已

對　張處信

對五材遞用前聖因而設刑四象代興往賢則而為治所以明弼五教敬成三德為安上之鞭策作御下之隄防粉黛帝猷脂澤王化故軒皇六禁設言而不違嬀帝三居畫象而無犯既而末代多僻亂政滋章網密凝脂文深刺骨威逾夏日苦烈秋荼或酷甚棄灰或刑深盜

土遂使棘林之下鬼哭呈祆（一作日聞）函谷之前寃䰟表眇疑雖漢文易肌膚之痛孝景減鞭朴之科竟未革弊除煩焉能救焚拯溺方今膺期千載保業重光表至德以泣辜布深仁於解網敬刑若祭重獄如傷誠宜削季葉之慘科襲至安之有美自可駕三皇而駢五帝超千古而籠萬方欲廢彼黃沙赦茲丹筆春言斯理蒙竊惑焉何者德刑遞施寬猛相濟是知明君至乂不獨任於詩書哲后欽明豈專行於禮樂此乃殺以止殺刑期無刑

繇絶代而不渝邁終古而無替愚謂擯蒼鷹之酷吏棄乳虎之屠伯然後舉皐陶而作士命隨會以守官則内盜自奔不仁斯遠自然防萌之術無闕削觚之化有餘豈止封府之赦不施遺冠之宥無設用舍之義夫何足疑且律之興其來尚矣蓋三光列景法星麗乎天文六位成形習坎彰於易象爰洎貳負見山海經初沿維縶之科降及四凶始受殛流之罰及庭堅翼舜獄律遂此陶情蕭相佐劉甲令於焉刻意至如鋸鑽之絶班固書而可

知肉刑之興孫卿論而已備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七